

博雅英华/袁行霈著作系列

陶渊明研究

(增订本)

袁行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渊明研究(增订本)/袁行霈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博雅英华·袁行霈著作系列)

ISBN 978-7-301-14113-7

I. 陶… II. 袁… III. 陶渊明(365—427)—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992 号

书 名: 陶渊明研究(增订本)

著作责任者: 袁行霈 著

责任编辑: 乔 默 张凤珠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113-7/I · 205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4 印张 298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陶渊明的哲学思考/1
陶渊明与魏晋风流/26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49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67
陶诗主题的创新/93
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104
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117
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139
陶渊明、谢灵运与慧远/146
陶渊明与辛弃疾/155
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170
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195
陶渊明享年考辨/205
陶渊明年谱汇考/232
陶渊明作品系年一览/351
主要参考书目/353
人名索引/368
篇名索引/371
跋/375

陶渊明的哲学思考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前人早已有所论述,但所论大抵限于其所受儒家或道家之影响这个范围。如朱熹曰:“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1]真德秀则持异议:“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簞瓢之乐也。”^[2]郎瑛又对真德秀持异议:“真西山……以公之学在经术中来。予又以公非自经术,自性理中来。……可见陶公心次浑然,无少渣滓,所以吐词即理,默契道体,高出诗人,有自哉!”^[3]其实,这个问题原无可争论,陶渊明的思想中既有道家成分,又有儒家成分,还有他本人从生活中体悟出来的道理,三者并不互相排斥,不可执一端而非其他,所以本文不再纠缠这个问题。而且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的文章中加以探讨,^[4]本文就不重复了。

本文强调的是,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其他一般诗人之上。也许因为他后来诗名太盛,反而把他的哲人的光辉掩埋了,这一方面至今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诗人,以诗的形式表现其哲学思考,而忽视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也不能把盛行于东晋的玄言诗都看做哲学资料,因为其中绝大部分并没有独立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

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做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他既熟谙老、庄、孔子,又不限于重复老、庄、孔子的思想;他既未违背魏晋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又不随波逐流;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这才是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的地方。

真正把陶渊明当成具有独立思考的哲人看待,而对其思想又有所阐发的先有容肇祖,其《魏晋的自然主义》第七章专讲陶渊明,但所论不详。^[5]此后陈寅恪著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其结论曰: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者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妨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6]

陈氏说陶渊明是“大思想家”,实乃卓识高见。然而他这篇论文重点在说明陶渊明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并非全面探讨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所以还有许多可以拓宽来深入讨论的地方。例如,陶渊

明究竟思考过哪些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他有哪些苦闷？得到怎样的解释和超越？即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涉及哪些哲学范畴？又如，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有哪些特点，与其诗歌创作有什么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

陶渊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人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什么叫“自然”呢？笔者很有兴趣地注意到，“自然”二字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子》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

此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意谓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老子认为道和德既不是什么力量使然的，也不有意地去作什么、为什么，而是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它什么也不作、什么也不为，却什么都作了为了。人既然尊崇道德，就应该像它一样保持自然的状态，本来怎样就怎样，这又叫抱朴含真。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认为一切的人为不过是自扰，结果只能自受其害，只有“顺物自然”（《应帝王》），任其自然，天下才得以治，人生才得以安。郭象在《庄子注》里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7]《庄子·知北游》：“有先天地生者，物邪？”郭象注曰：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虽然这个道是不可道、不可名的，但总是有那么一个东西。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由道使然的，而是它们自然地如此。《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象注曰：

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

他认为我是块然自生的，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他把这叫“独化”。《庄子·天运》：“天有六极五常”，郭象注曰：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但当顺之。

这就是说，人只能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从而可以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

《庄子》的版本原来各异，郭象编辑的一种在唐以后成为定本，

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他版本都佚失了。^[8]郭注本在魏晋也是最流行的版本,陶渊明不可能没见过这个本子,他显然是通过郭象的注释来理解《庄子》的。因而他所思考的自然,明显地受到郭象的影响。

陶渊明诗文中,用“自然”一词共四次: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

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回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座山、一株树、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确说自己的“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矫”字语出《庄子·天下》:“以绳墨自矫”,郭注:“矫,厉也。”成疏:“用仁义为绳墨,以勉励其志行也。”陶渊明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保持自己本来的状态。

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应该这样理解。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或注“复得返自然”意谓返回大自然(自然界),恐失其原意。在陶渊明诗文中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只有具体的山水、飞鸟、树木、云雨。因此不能把“返自然”直接理解为返回大自然,但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

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到“自然”，从而也就得到了自由。所以陶渊明所谓“返自然”又是以返回山林田园为前提的。

复次，陶渊明以“自然”为美。这从他以赞赏的态度转述其外祖父孟嘉的话“渐近自然”可以看出。为什么“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呢？因为逐渐接近自然。在古代的美学理论中，孔子是强调美与善统一的，《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言外之意，把善放在首位。老子强调真而排斥美，《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则以朴素为美，《庄子·天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老、庄虽崇尚自然但并没有提出以自然为美，陶渊明转述的孟嘉这句话拈出“自然”二字，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然”是美的极致的意思，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陶渊明既以“自然”为美，他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当然也是这样的，他要的是自然的人生，自然的文学，也就是美的人生，美的文学。

最后，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苦于人生之短暂，“影”苦于修名之难立，“神”认为他们的苦恼都源于不明“自然”之义，因而表现为“惜生”。如能辨明自然之义，就没有这些痛苦了。形神问题，本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关于形神的讨论由来已久。《管子·内业》所谓“形”与“精”已经导始了形神的讨论。《荀子·天论》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了神对形的依赖关系，但还没有详细论述。桓谭《新论·形神》用烛火比喻形神，成为一个有名的论点。王充《论衡》在桓谭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证了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到了南朝，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于是形神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陶渊明生活在范缜

之前,那时形神问题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困惑的大问题。慧远著有《形尽神不灭论》,认为神有暗中转移的作用,可由一个形转移到另一个形,而保持不灭。陶渊明的《形影神》一方面针对慧远,认为形会灭,神也会灭。另一方面又不仅是针对慧远,陶渊明在形神这一传统的命题之外又加了一个“影”,使形、神这个二极的命题扩展成为形、影、神三极的命题,并使三者各有所指代。形,指代人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立善名的愿望;神,指代人的理智。这样就突破了形神关系这个纯哲学的命题,使之更贴近人生的实际。形影神还有另外的意义:形,代表道教的思想;影,代表儒家的思想;而陶渊明则高高地站在自己的理智上对道教、儒家两方面都加以劝导。这个三极的哲学命题是首先由陶渊明提出来的,是他的独立思考。关于“影”,当然可以追溯到《庄子》中《齐物》、《寓言》所谓的“景”。罔两和景的问答这种形式也许对陶渊明有启发。但《庄子》中的“景”并不具有陶渊明所谓“影”的象征性,因而不能说它们是一回事。再进一步说,陶渊明所谓形影神三者,分别代表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陶渊明人生观里的冲突与调和。《形影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陶渊明对自己思想的积极反省,反省的结果乃归于“自然”,遂亦解除了苦闷——至少逻辑上是如此,至于生活中是否完全消除了苦闷又当别论了。

陶渊明诗文中用到“自然”这个词虽然只有四处,但表现自然之义的地方不止四处。如“万理自森著”(《形影神·神释》)、“贞刚自有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四时自成岁”(《桃花源诗》)。这些诗句都是强调事物自身的质性,不依赖外力的自然而然的规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所谓的“天”,它们除了指“天空”、“天子”、“天气”以外,还有一部分其含义与“自然”相通。且看以下例句: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感士不遇赋》）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孝发幼龄，友自天爱。（《祭从弟敬远文》）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

上列各例句中的“天道”、“天运”、“天命”、“天爱”、“乐天”，以及单独使用的“天”字，都有与“自然”相通的意思。我们不妨先追溯其出处，再寻绎其含义。

“天道”虽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天道”既不可得而闻，所以在《论语》里并未详言，“天道”这个词也只出现这一次。“天道”又是《庄子》的篇名，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意谓自然规律不断运行而无停顿，所以万物生成。陶渊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天道”一词并加以发挥的。在他看来，天道是不受人支配的、自然而然的，对人无亲疏之分，甚至是人所不能了解的，无可抱怨的，只有顺从它。顺从“天道”就是顺从“自然”。

“天运”也是《庄子》的篇名。其开宗明义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陶渊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天运的，天的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人在它面前无能为力。

“天命”多见于儒家言论。《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其《季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儒家认为天能致人以命，决定人的命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其中“天命”二字虽然出自儒家的言论，但联系上文所谓“乘化以归尽”来看，其思想倒是与《庄子》一致的。《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秋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此所谓“天”和“命”都不是宗教所说的有意志的主宰者或上帝的命令，而是人力无可奈何的“自然”及其力量。

其他各用例大抵如此，不再一一诠释。唯“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尚须稍加说明。“百情”属于人，“百情远”则已忘人，但还未忘天。“重觞”则连“天”也忘了。这里的“天”乃是高出于人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可视为“天道”、“天运”、“天命”的总和。但“天”固然可以偶尔忘掉，却并没有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并没有须臾离开，所以只能以“任真”为先。“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任真”以保持自己天生的本性，也就是顺从那不可抗拒的“自然”。

可见，“天”往往是陶渊明对“自然”的另一种表述，它更清楚地表明陶渊明相信有一种超乎“人”的自然力量，左右着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人必须顺应“它”。顺应“自然”的方法是保持自己的自然状态，以达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和老、庄、郭象是一致的。然而陶渊明又有不尽同于老、庄、郭象的地方，他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且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本来可以有很大的作为，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人的才智受到限制而不能有所为，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退而自保。《感士不遇赋》曰：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

垂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如此看来陶渊明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自然而非无为。顺应自然只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一种明智之举，是化解苦恼的一剂良药，是保持自身不被异化的一种方法而已。就顺应自然而言，他接近老子；就非无为而言他又接近孔子。此外还可以看到，陶渊明宣扬自然之义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种种虚伪狡诈的风气而发的感慨。他痛感“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怎样对抗庸俗的世风呢？只有坚守“自然”。世风颓废，任其颓废，而我自己不受影响，依然保持本来的自我。再进一步说，陶渊明崇尚自然固然与其所受老庄思想影响有很大关系，也和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自然，是从其仕宦和躬耕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的人生理想。他深知仕宦生涯对人的拘束与牵制，那是一种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迂讷诚可学，违己诘非迷”。（《饮酒》其九）而归田躬耕隐居则如“羁鸟”返旧林，“池鱼”归故渊，得遂其自然之志。他认为躬耕隐居的生活最利于保持自然的状态，并得到真正的生趣。陶渊明安贫守贱，陶然于穷巷墟烟之间，正是这种自然之义的实践。

陶渊明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顺化”。其所谓“化”细细区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宇宙间事物变化迁徙的过程，如四时的运行，村邑的兴废，朝代的更替等等。二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的规律。三是人自身从幼至壮至老至故的变化过程。陶渊明常由前两点联想到第三点，并借前两点以消解第三点引起的悲哀。还是先看陶渊明诗文中使用“化”的例句：

表示第一层意思的：

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座送客》）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在陶渊明看来，客观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变化是无所不在的，他称之为“万化”。人，作为世界万类中的一类，当然也要随着万化而变化。世界不断地变化更替，人生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替，所以人生劳苦是必然的。人只能适应万化，而不能让万化牵就自己。人的感情会随着万化而变化；人的生活选择也要随着万化而变化。机遇未来时不必强求，机遇到来时也不必回避。

表示第二层意思的：

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影神·形赠影》）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前两处都用了“乘化”，而且都与人的死亡有关。前者是悼念从弟的死去；后者说到“归尽”，也就是死。“乘化”意谓因化，也就是第四例所谓“凭化”。“乘化”、“凭化”是与“腾化”相对而言的，“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没有“腾化术”就必定要死亡。可见“化”是一种规律，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乘”之、“凭”之而不能“腾”之，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

表示第三层意思的：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神释》）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

（《还旧居》）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四）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赢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

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

这些用例或讲“化”，或讲“大化”，或讲“幻化”，或讲“迁化”，或讲“化迁”，意思都一样，是指人由生到死的变化过程。陶渊明认为这个“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怎样养生也不能阻挡它，倒不如排除忧虑听其自然。“化”是有“尽”的，“化”的尽头是“空无”，死后一切都空了、无了，什么都不再存在，他并不相信更不期待彼岸世界。陶渊明认为“化去”就是“同物”，联系他所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感士不遇赋》），以及“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可知在他看来，人本是“物”（“大块”、“山阿”）秉受了“气”而生的，死亡意味着返回“物”的状态，这就是“同物”（“同山阿”）。

“顺化”是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从词句上看，他对死亡是很达观的，前人或认为他能超越对死亡的忧虑，如罗大经论《神释》

曰：“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9]但是，陶渊明既然如此达观，为什么还要反反复复地讲到死亡这个问题呢？特别是他在中年生了一场重病之后。合理的解释是：陶渊明对生死问题本来就很关切，而且越来越关切，他的内心存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死后的困惑。他在《自祭文》末尾说的两句话：“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足以代表他对生死问题总的态度。活着太难了，死后怎样呢？死和生相比怎样呢？死亡能够化解人生的种种难题吗？“人生实难”出自王粲《赠蔡子笃》：“悠悠世路，乱离多阻。……人生实难，愿其弗与。”^[10]那只是对人生的感慨。陶渊明更进一步，他问：死亡能不能解决人生的难题？死后会不会又有死后的难题等在那里？他对人生已经失望了，对死亡又感到困惑，努力驱赶死亡的阴影，用理性的思考说服自己、宽慰自己，于是找到了“顺化”。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处在“化”中，人也不能例外，这是不可抗拒的。既不能“腾化”便只好“顺化”，不必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也不必为死后的未知而困惑。死虽不可知，但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泰然的态度对待死，这就是陶渊明的生死观。

“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由来已久，而且儒道两家莫不讲“化”，都认为“变”是普遍存在的。《论语·子罕》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荀子·天论》曰：“四时代御，阴阳大化”，始有“大化”一词。《庄子·大宗师》曰：“万化而未始有极”，则又有“万化”一词。宇宙间万物莫不在“化”之中，人当然也不能例外，《列子·天瑞》：“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至于“大化”有无目的或外在的主宰呢？自老子以来多主张自然论，认为一切变化都是自然而然。^[11]陶渊明的“顺化”思想也是符合这个总的思潮的。

人生短暂的感叹和对死亡的恐惧,是自汉末以来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曹操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步出夏门行》)曹植曰:“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赠白马王彪》)“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箜篌引》)孔融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阮籍曰:“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咏怀》其三十三)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句。陶渊明思考生死问题,并咏于诗中,也是符合这个总的诗歌潮流的。陶渊明不同于前人的是,他用“顺化”的思想去化解前人的生死困惑,而使他的诗有一种旷达的气度。至于他是否真的想通了又当别论,至少他主观上希望自己不再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并努力在诗里说服自己。他的许多诗便是这种哲学思考的真实记录。

陶渊明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养真”。“真”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可以通向“自然”,但不完全等于“自然”,它带有人生价值判断的意义,既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养真”则是贯穿陶渊明全部生活的一种人生哲学。先看其诗文中“真”和“养真”的用例:

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
资待靡因。(《劝农》)